



龙虎斗

戈 基



龙虎斗

戈 基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龙 虎 斗

戈 基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 $\frac{1}{2}$ 字数: 128千字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册

书号: 10088·633 定价: 0.45元

目 次

新 芽	1
出 院	10
勋章的故事	29
龙虎斗	44
旅 伴	66
老司务长	84
第二次表扬	99
百灵鸟	111
“全家福”	129
甜 梨	154
豪迈事业	167
草原春	181
后 记	197

新 芽

我沿着汾河边的公路急急地走着。十点钟要赶回军部去开会，现在已经八点多了，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，看来，是不能按时到会了。

这时，忽然背后有人叫我：

“袁股长！袁股长！”

很少有人叫我股长了，因为我调到军部当助理员已经快四年啦！现在突然听到这样的称呼，不免有点奇怪。可是，这声音是那么熟悉，叫的又那么亲切，是谁在喊我呢？

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辆马车急驰而来，车上坐着一个战士，他一面挥舞着马鞭，一面依旧不断地叫：“袁股长！袁股长！”

快到跟前了，我才看清他的面貌，原来是小王赶着马车追上来了。

他是我的老战友了。四年前，我在团里当宣传股长的时候，小王刚好来部队，分配在政治处当公务员。那时，他只有十八岁，虽是个成年人了，看模样，却象个小孩子。他刚到政治处的时候，工作还积极，只是很少说话，好象有什么心事，闷闷不乐，听不到他的笑声，看不到他的笑容。说他有思想问题吧，工作干的并不坏，说他没有思想问题吧，

又经常愁眉苦脸，谁也不知道这小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！

大约一个月以后吧，团首长接到一封奇怪的来信，这信是一个叫小玉的农村姑娘写来的：

敬爱的首长：

我是王小刚的未婚妻。他参军的时候，跟我说，一到部队就给我写信，可是，快三个月了，他只给自己家里写信，不给我写信。我给他写了一封，他看也不看就退了回来。我很难过，是不是小刚当了国防战士看不起我了，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叫他生气了？……

没想到这个小鬼已有未婚妻！姑娘的信写得虽简单，但不难看出她是很爱小王的。奇怪的是，小王为什么不给她写信？为什么把她的信看也不看就退回去？

首长把这封信交给我，叫我办理这件事情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把小王叫到我的寝室里。我先让他坐下，给他倒了一杯水，然后，开玩笑似的说：

“小王，有人控告你！”

“有人控告我？”他吃惊得猛地站起来，“我没有违法乱纪，我没有做什么坏事……”

看到他着急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。“别着急。坐下，坐下。我说，你好好谈谈吧，你跟你未婚妻的关系究竟……”

“未婚妻？”他想了想，好象弄明白了什么，愤愤地说：“股长，你不用转弯抹角啦，我知道，都是小唐搞的

鬼！”

“小唐？”我莫名其妙地问，“哪个小唐？”

“化学排那个唐玉华呗，还不是他向你们汇报的！”

我没有立即申明，从抽屉里拿出小玉的信交给他：“你看，这是谁写来的信？”

这小鬼可机灵，一看信封上的笔迹，似乎已经明白了，脸，刷的一下红起来。他不安地把信展开，然后，低下头看着，他的呼吸很急促，胸部一起一伏，我坐在他的对面，仿佛听到他那颗心咚咚跳动的声音。

等他看完了信，我问：“你为什么不给小玉写信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我不愿给她写信！”

“是不是你不喜欢她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不是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叫你生气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究竟为什么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为什么！”又是这句似通非通的话。“不给她写信又不犯法！”他把信往桌上一丢，气冲冲地跑了。

“小王！”我急得大叫，可是他头也不回，走了。

没想到这小鬼会有这么大的火气！这件事情还不大好办哩！第二天我把小唐叫了来，一了解，知道他们是同乡。看起来，小唐比小王还小，孩子气更重。当我问他小王为什么不给小玉写信的时候，开始推说不知道，后来我把小王说的话告诉他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不敢说。我向小王作过保证，绝不泄露秘密。要是我说了，他一定要生我的气！”

我真是又生气又好笑：“小王还要生你的气，那到底是什么秘密？”

“股长，你不知道，小王的脾气可坏呢！”

“那末说，你怕他了？”

“怕倒不怕。”他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既然不怕，为什么要给他保守秘密呢？看到一个同志有思想问题不向领导反映，不好好帮助他，反而包庇他……”

“我包庇他？”小唐瞪着两只大眼睛吃惊地问我。

我故意装得十分严肃地反问他：“你说呢？”

他不吭气了，沉默了一会，才开口：“好，我都告诉你吧！”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小王是因为自己当了公务员，不光彩，怕给小玉知道了看不起他，会把关系搞垮，所以不给小玉写信。他不愿意当公务员，想下连，只是不敢向上级提意见。还叫我保守秘密，……”

事情就这么简单么？不！不可能。我又问：“那小王对小玉的猜疑，是否有什么根据呢？”

“根据？那当然有啊！我们村里有几个这样的姑娘，已经跟别人订了婚，后来因为男的应征后当了炊事员，就不跟他们好了。再说小玉是我们村里最好的姑娘，聪明，能干，长得又漂亮，追求她的人很多，可以说，我们村，没有一个年轻人不喜欢她……”

“你也喜欢她吗？”

我这一问，小唐涨红着脸，尴尬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这次谈话就算这样结束了。本来，我想再找小王谈一谈，了解一下他和小玉的情况，仔细一想，这小鬼爱面子，

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我的。再说，一旦知道这个“秘密”是小唐泄露的，他一定暴跳如雷，真生起气来。我把情况向首长反映后，首长叫我给小玉写封信，把小王的想法告诉她，叫她谈谈自己的看法，然后再处理。我给一个不认识的姑娘写信还是第一次，为了写这封信，整整花了一个多钟头。

小玉的回信来的很快，而且，还给小王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，在信中除了表示她坚定不移的心意外，还给他许多安慰和鼓励。小王看了后感动得淌了几滴眼泪。在我的催促下，当晚，他也给小玉写了一封检讨性的回信。

就这样，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。我仿佛为这对年轻人做了件好事，感到轻松愉快。小王呢，由于我帮助了他，对我特别好，久而久之，我几乎成了他的知心朋友。他什么都跟我说，他告诉我和小玉是怎么好起来的，他告诉我村里有多少人追求过她，他似乎还不大放心，总是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要是结了婚就不怕吹了。”不过，他又自己批判自己：“我知道这想法不对，是个人主义！”

不知怎的，我渐渐喜欢起小王来了。这小鬼，当他思想上有问题的时候，虽然闷闷不乐，对工作不大安心，但还能克制自己，进行自我批评；当他的思想问题得到解决后，成天有说有笑，干劲冲天，这小鬼将来一定是个好战士！

不久，我调军政治部工作，小王很重感情，分别的时候，还有点舍不得呢。到军后，我们通过几次信，后来我因病进了医院，直到去年五月才回部队，本想写信告诉他，考虑到他可能复员了，也就没有给他去信。

去年十月下旬，我下放某团六连九班当兵，才知道他还

留在部队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他就是九班的班长。三年多了，这小鬼进步得挺快，入了党，立了功，是全营较出色的班长。他长高了，皮肤也变黑了，眉宇之间，再也看不到三年前那股稚气了。他见到我，高兴得直蹦直跳，可是一听说我到 he 班里当兵，手足无措，顿时失去了笑容，特别是当我喊他班长，向他敬礼的时候，他急得脖子都红了。他连夜跑到连部提意见，要求把我这个兵调到别的班里去。指导员告诉他，“这是支委会讨论决定的。”他才二话没说，回到了班里。

我总算是他的兵了，可是他不拿我当兵看待，夜里不派我站哨，白天不让我出操，开讨论会的时候，总是要先问问我：“股长，你有什么指示？”

我的天，这那里是下放当兵，而是下放当官。我向他提了多次意见，他都置之不理。我急了，不得不向连首长反映，后来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，他才拿我当兵使用。

这期间，正好碰上部队射击训练。小王怕我吃“鸭蛋”，找我个别谈话。

“股长！”

“你怎么又叫我股长！”我已经不知提醒过他多少次，可他还是这样叫我。

“好好，不叫你股长。不过，现在快要打靶了，不知你有什么困难没有？”他不等我回答，又说：“这几年，我们班每次打靶总评都是优秀，今年还打了两次满堂红，受到团的通报表扬……”

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他们班的打靶史来。我知道，这小

鬼并不是有意向我夸耀自己的成绩，而是暗示我：“股长，我们班过去打靶成绩都不坏，这一次，你不要给我们丢脸！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我不能装蒜，向他表示决心：

“班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勤学苦练，保证打优秀。”

小王听了这话，便笑嘻嘻地鼓励我，叫我打靶时候，要沉住气，不要发慌。

总算是老天保佑，在小王和老战士的帮助下，我三枪打了二十七环，得了个优秀。全班同志打得都不坏，全连总评第一。这一下，小王可乐了，大会、小会不断地表扬我，仿佛全班的成绩是我一个人得来似的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当兵一个月，很快就到了。离开六连的头天晚上，部队放电影，我和小王没有去看，他要我给他提提意见。可是，叫我给他说什么呢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，我看出这小鬼工作很有魄力，处理问题很老练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，和三年前的那个小王，仿佛是另一个人了。

他见我不说话，自己便先说了：“总算对得起老首长，没有犯错误，当了三年多兵，在党和上级的教育下，还有点进步，只是快要复员了，回到家里，帮助我的人就少了。”

一听他提到家，我想起了他的未婚妻，关切地问：“小玉近来好吗？”

可能是我突然提到这件事，使他有点难为情吧，他的脸上立刻泛起了一层红晕：“高中毕业后，她没考上大学，现在在公社的畜牧场当养猪娃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我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小玉当了养猪娃，没有怕你变心吧？有没有把你的信退回来？”

这一下，小王的脸更红了：“股长，你别挖苦我了。”他十分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合计好，要是我复员得早，准备明年春节结婚，那时候，给股长寄糖吧。”……

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见到他，过去的事又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。奇怪的是，今年复员的老兵，早已走了，这小鬼怎么还没离开部队，而且赶起马车来了呢？

马车停在我的身边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就问：“你怎么还没回家？”

“上级又把我留下了，党员嘛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，好在在哪里都是干革命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。四年了，部队已成了我的家，离开这个家，心里也难受！”

我突然想起他春节和小玉结婚的事，就打趣地问：“你不是要请我吃糖吗？”

“再过一年吧，决不会少你的，股长。”

“再过一年，你不怕‘吹’？”

他的脸又被我说红了：“股长！你又开玩笑，快上车吧，这是顺路。”

等我上了车，他把鞭子一甩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两匹红鬃马哒哒地跑开了，哈，这小鬼赶车的技术还蛮熟练呢！

“小王，那你怎么又赶起马车来了？”

“噢，股长，我调到炮兵营了。最近我们部队到汾河帮助地方修水库，我这个马车驾驭员忙得也够呛。为了掌这玩艺儿，我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，不说别的，光打这马鞭，手都搞肿了。”这小鬼举起鞭子一晃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你学得真快，才几天就这么熟练了！”

“不快学不行啊，很多新同志都赶上我这个班长了。不瞒股长说，我还想再立个功回家呢！不过，我又想当……”

“想当军官是不是？”我听说最近部队抽了一批老战士到预备军官学校去学习，没等他说完就问。

他笑了：“军官？咱可当不上，叫我当，我也当不了。我是想当炊事员。你看，股长同志，步兵干过了，炮兵干过了，公务员干过了，饲养员干过了，要是再干一干炊事员，打起仗来，哪里缺人，就到哪里去，一兵多用，多带劲！就是将来复员，到人民公社也是干什么都能凑把手。嗨，这是个人主义，我是说着玩的。啷！”又是“啷”的一声，他把自己的话打断了。

马车跑得飞快，三月初的天气，迎着微风，颇有些寒意。可是公路两旁的树木已吐出嫩芽，原野呈现出一片初春的景象。

1959年3月太原

出 院

助理员同志，你这次下连了解工作，问了我好几回，去年八月我是怎么生病住院的？我不是没有时间告诉你，提起这场病，我心里很难受！

去年三月，连里复员了五个班长，我们的八班长吴志仁也复员了。我心里想：我是副班长，不提我提谁！你知道，去年班长有病住医院，我曾代理过他的职务，虽然，军训中八班的成绩搞的不好，但不能怪我，我是个“单干户”。再说，我们八班难领导哪！曹学明、方树桥、钟顺康这三个人成天闹问题，讲道理吧，他不听，批评吧，就情绪不高；如果严一点，对别的同志还可以，对曹学明可行不通。就说那回吵架的事吧：那天晚上，我从连部开会回来，熄灯哨早吹过了，曹学明跟方树桥还在吵架。那些天，我正因为受过连长几次批评，看到他们吵架，心里就恼火了。我说：

“吵什么！开口闭口贯彻条令，光叫不做，是什么兵！明晚班务会上好好检讨一下！”

方树桥一听我的批评就不吭气了。可是曹学明，不接受批评倒罢了，反而扣我一顶大帽子：

“你别官僚主义，不问是非就叫人检讨！”

我一听这话，犹如火上添油：

“谁是谁非明摆着，你不遵守作息制度就是错！你跟别人吵架就是不对！我命令你：写好检讨报告再睡觉！”

谁知他也火了，反过来又扣我一顶大帽子说：

“你简直是军阀残余，我就是不写！”

这一来，叫我下不了台啦！我气得几乎跳起来：

“去！到排长那里去说！”

“去就去！”

要不是七班长把我拉住，我非跟他去评理不可。助理员同志，你说说，班里有他这样的人，工作怎能搞得好？当时我心里想：“名不正，言不顺”，我是个代理班长，要是个正式的，还不叫他服服贴贴？去年那个时候，我熬日熬夜的工作，班里却老是出问题，训练又搞不好，真是伤透脑筋。不过，后来好啦，方树桥复员了，曹学明的脾气也有些改了，不久，又从三班调来个许子华。许子华，你认识么？他是一九四八年参军的老兵。今年已三十挂零了，按条件就该复员的，因工作需要，把他留下。指导员向他征求意见时，他说：“叫我留下正合适呗，组织上叫我干多久就干多久。部队是我的家，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家。”许子华工作积极，战斗勇敢，立过一次二等功，四次三等功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。我心里琢磨：如果我当班长，许子华当副班长，保险能把八班搞得好好的。不是吹，就是争个模范班也不难。看样子，上级也好象有这么个意图，要不然，许子华这么大的年纪为啥不让他复员？要是我真的当上班长，那一定好好干，争取当干部。我越想越甜，越想越美。不过，心里又觉得好笑，班长还没当上，就想当干部。我就是这个脾气，想

当干部也犯急躁！

谁知道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我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。复员同志走后的第三天晚上，连长在点名时宣布班干升调命令。我聚精会神听，心七上八下跳。第一个没提到我，第二个又没提到我，第三个还没提到我！正着急时，突然听到连长说：“升调三班副班长王宝堂为八班班长。”

这时，象一根棒在我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。完了，我当班长已没有指望了。但心里又想：也许会把我调到别班去。于是，我又重新竖起两只耳朵，但命令已宣布完了。我直楞楞地呆立在那里，连解散的口令也没听到，眼看着同志们走尽了，我才没精打采的回到班里。

晚上，我净是想这想那。想想自己干革命五年多了，只当个副班长，跟我一块参军的，有的已当排长了。人家王宝堂参军还不到三年，就当上了班长。助理员同志，你知道王宝堂是谁？就是五二年春天，我跟营长到四川带新兵时，带来的那个小王！你想，过去我带来的新兵，现在居然当了我的班长，这叫我多丢脸！论年纪，他才二十一，我大他五岁，过的桥，也比他走的路要多；论打仗，我打过反动派、剿过土匪、打过李伪军和美国鬼子，虽没当上英雄，小功也立了三次；论工作经验，凭我在部队五年多时间，做的也比他看的多。当然，王宝堂有优点，他爱学习，肯钻研，干什么工作都灵快。比如做教案吧，我花四个钟头还做不上来，他不到两小时就做好了；去年全营军训总结时，营长还表扬过他。唉！千怪万怪，怪我自己不好好学习。人家王宝堂参军前也没上过学，我们一块“ㄅ呀ㄆ呀”念注音符号，可是，

他读到第五册，我还念第三册。他一有空就看书、写墙报稿子，我呢，不是打球，就是玩扑克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脑子怎么搞的，学文化就不好使，要是打扑克，对手有几张牌，几张什么花，我能算得准准的。你要不信，可当场试验……

你看，我说到哪里去了，提起打扑克，把正经话都忘了。总之，那天晚上，我想得很多，上级没有提升我，想不通；提了王宝堂，更想不通。许子华的德、才、资样样好，又是个党员，也没提他，我不知道上级是怎么考虑的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王宝堂到八班来了。看到他，我心里真不好过。但组织上既提他当班长，就是我的上级，我拍手欢迎，热情地喊：

“小王，你来了……”

想不到我的话没说完，曹学明顶上来了：

“副班长，我向你提个意见：王宝堂同志是咱们的班长了，你怎么叫他小王？再说，咱们天天喊正规化，天天喊贯彻条令，你还是老呀小呀的叫……”

曹学明钻我空子，出我洋相，这是什么态度！我没听他说完，脸就发烧了，我非常生气。但当着王宝堂的面，又不好发作，只好克制住自己。

晚上，王宝堂向我了解班里情况。一开头，他就说：

“我的年纪轻，参军又不久，工作没经验，往后，要请你多帮助我。”开始，我听得很不舒服，何必跟我来这一套！本想敷衍几句算了，但看他的态度很诚恳，我便把班里的情况、每个同志的特点，告诉他。我说：“八班什么都好搞，就是两个人难办。一个是曹学明，火躁脾气象张飞，经常找